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宋祁曰母字

下有字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

於浮丘伯

服虔曰白生魯國菴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

伯者孫卿門人也

師古

曰孫卿姓荀名況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

第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當刪

高祖

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

太上皇

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

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

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

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

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

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

為二國立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

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

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

應劭曰丘姓也孟康

曰西方謂亡女壻為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

釜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以勺客以故去已而視

釜中有羹繇是怨嫂師古曰繇與由同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

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

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師古曰頡音夏言其母夏

羹釜也○宋祁曰當作頡羹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

業

師古曰卒終也

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

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

若今詩毛氏傳也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師古曰次謂綴集之○劉

攷曰次之字衍

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

上邳侯

○宋祁曰當作下邳

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

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

文帝乃以宗正

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

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

爵比皇子

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

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凡祿賜

禮秩皆與皇子同也

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

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

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宛

執

為宛胸侯

師古曰執古甄字

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

穆生不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

師古

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

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

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

不念先王之德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

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宋祁云浙本幾作機

幾

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

忘道也

師古曰忽怠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

哉

師古曰區謂小也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

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

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

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

輕刑非也○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緡縻謂拘縛之也衣之赭衣使杵臼碓春於市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春也○宋祁曰碓一作椎一

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雅皆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

李父不吾與我起先取李父矣

師古曰不吾與休侯懼言不與我同心

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

臣贊曰侯母號太夫人

二十一年春景帝

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

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

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

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

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

○宋祁云一本作三年

子安王

道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云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子襄王注嗣十四

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

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

助之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

○宋祁曰後疑是后字

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

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

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

母後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

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

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

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

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

東之寇

師古曰懲創也

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

養仕於朝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彊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闕彊讀曰疆解在文紀四子以在京師供養

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

太夫人薨賜塋

師古曰塋冢地謂為界域塋音營

葬靈戶

師古曰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

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

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

師古曰論議每

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

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

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臣共事

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

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

免患

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光然之廼擇宗

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

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

年三

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

月卒

德字路

○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

少修黃老術

○宋祁曰修當作脩

有智略

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師古曰言若駿馬可

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師古曰雜

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史者○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

父為

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

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

妻死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

譚遮德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

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師古

曰望怨望也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

史乃以為受譚冤訴故云誹謗詔獄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

曰以御史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不知已意

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其謀議也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

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成

子安民為郎中右曹

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

師古曰言

好施恩惠於人而生金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蘇林曰反音幡幡罪

人辭使從輕也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師古曰振舉救之

賓客食飲

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

鑄偽黃金當伏法

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

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

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以其安訟子○宋祁曰姚本安作妄

為置嗣傳至孫慶忌

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

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

勝也

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

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其字

從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祁曰循一作脩

招選名儒俊材置

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

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矯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

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

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宋祁曰浙本注文

篇名上有書字

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

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

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彊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

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

若今之中尚署

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

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成

安民上書入國

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服虔曰踰冬至春行

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會

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臧祕書

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

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

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

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

大夫得舉不法也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

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

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
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
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
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
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
之間也卷音俱免反上
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
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
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

變事

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

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

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

師古曰忤猶過也音五故反他皆類此

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

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

師古曰言不宜用有過之臣者此議非也

臣聞

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

矣

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

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

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為名

臣

師古曰卒終也

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師古曰恨
猶悔也今

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

師古曰貰謂
緩恕其罪也

復

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

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

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

師古曰興謂
改作憲章

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

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

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

乃羣臣多此比類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

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

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

府後復視事天陰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由是言之地動殆為

恭等

師古曰殆近也

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師古曰章

也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

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

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
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
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
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

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

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宋祁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

其罪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

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

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

師古曰幾
讀曰冀

懼其傾

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

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微證也

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

曰畎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六畎而為一畝畎音古犬反

字或作畎其音同耳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宋祁曰

正文句末据文况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

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抒謂引而泄之也

音食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

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

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

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

舞言感至和也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

師古曰言

文王始受命作周也

雜還衆賢罔不肅和

師古曰雜還聚積之貌還音大合反

崇推

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

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烏當此之時武王

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

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雝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

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言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壁

言四方

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

穰穰

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又曰飴我釐麴師古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

思文之篇以后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
飴讀與貽同釐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釐音牟○宋祁

曰釐浙釐釐麥也○宋祁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
本作釐釐釐麥也按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來釐大麥

也蓋唐本與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
江南本同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
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

王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
雅角弓之篇

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
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宋祁曰注文而當

作兩注未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
之當作矣

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

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訛訛然不

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君子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為刺也歛音翕訛音紫

獨處守正不撓衆枉

師古曰撓屈也撓音女教反

勉彊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

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龜勉從事

也螫螫衆聲也言已龜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螫螫然也螫音教○宋祁曰注文龜勉從

事當刪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

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

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師古曰自此已下至百川沸騰皆十

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

辰也以卯侵金則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臣侵君故甚惡之

亦孔之哀

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常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

人甚哀也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

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

天變見於

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宋祁曰其詩曰谷一作川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憯莫懲

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

頂降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曾莫創艾也憎音千感反○宋祁

曰注文降一作隆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

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張晏

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

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衆

庶之人共為偽言以是為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非排斥賢偽禍甚大也

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曰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

禍並作厲王奔彘

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

州北永安縣是也

幽王見殺

師古曰為犬戎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周大夫祭

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劉歆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

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

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貶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

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酉十二年也

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庚午朔僖五年九月十六年十二月朔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

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地震五師古曰謂

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

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
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哀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陵崩阨二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
五年夏梁山崩凡二也阨下頽也音丈爾

反彗星三見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
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

年冬十一月有
星孛于東方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師古曰
事在莊

七年夏四月火災十四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
廩災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僖二十

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
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十

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
門及兩觀災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

辛丑毫社災
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

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榮如之魯喬如之晉楚如長

狄鄭賾之種鄭音搜賾音末安反○宋祁曰榮如喬如焚如三如字下浙本皆有也字

五石隕墜

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

五年夏有鸛鵒來巢蜮短尾狐也鸛水鳥也蜚負蠶也鸛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味反鸛音劬鵒音欲畫

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

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閒樹雨音于具反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未知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謂豆也大雨電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

秋及昭三年冬四年雨雪霏霏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

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霏古雷字也霏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水旱饑蟪蛄蟊蟲并起

如淳曰蟪蛄蟊蟲并起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

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十五年冬蟪蛄生饑襄二十四年冬

大饑桓五年秋螽信十五年八月螽文二年秋雨螽於
宋八年冬螽宣六年八月螽十三年秋十五年秋螽襄
七年八月螽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
月螽隱五年九月螽八年九月螽莊六年秋螽皆是也
螽即螟也螟蟲之食苗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
心者也螽音終螟音冥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
賊弑公于寯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
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
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
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閔二年
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闡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
十四年晉弑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
頤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
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
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

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悼公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凡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

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

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

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

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諸侯奔走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

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

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周室多禍晉敗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

其師於賀戎師古曰賀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賀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

之也賀音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鄭傷桓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

王

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

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衛侯朔召不往楚丘以歸○宋祁曰浙本注文代作執

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

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翠簡公甘平

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遂至陵夷不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更音工衡反

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

由此觀之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

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其下亦同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宋祁曰當作女救反

忠讒並

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

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朝臣舛

午膠庾垂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

更相讒慝

師古

曰更音衡反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

渾亂

師古曰言各任私情不得其實

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

載

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統之

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師古曰將曹輩也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

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

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

毀譽將必用

以終乖離之咎

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

是以日月

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

之所致也夫遵哀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

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

師古曰郤初元以音邱畧反

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

曰稠多也音直流反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師古

曰紛亂也

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

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師古曰讒枉曲也

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皮

鄙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

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睨聿消師古

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麋麋盛也見無雲也睨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麋麋然至於無

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麋音彼驕反睨音乃

見反○宋祁曰韓詩作睨云睨見日出也今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按向時毛詩未

列學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

曰鯀崇伯之名即檣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木反驩音火官反

檣音徒高反杌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

迭進相毀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

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

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定公始皇賢季孟

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

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邶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

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

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師古曰踰時三月也

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

除難無所避也

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如淳曰二府丞

相御史也師古曰調古誚字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

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師古曰詆毀也屏也音丁禮反

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

師古曰譁譁音火瓜反

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師古

曰此卽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
悄悄憂貌愠怒也悄悄音千小反
小人成羣誠足愠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
師古曰事具見論語更音

工衡反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師古曰事見尚書舜典比音頻

寐反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

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

聖王正位臨取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
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鄭氏曰彙音謂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

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
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

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

師古曰交戰謂宿衛者

合黨共謀違善依

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音直

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

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攝司寇七

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

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

之誅

師古曰尋其餘述而察之

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

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

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

師古曰省視也揆度也

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

師古曰險言曰詖音彼義反

杜閉羣

枉之門

師古曰杜塞也

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

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

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

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師古曰

○宋祁曰浙本救作效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

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堪性公方自見孤

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

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

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

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

師古曰斷斷意也斷音牛斤

反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

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
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
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
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
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
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
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

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

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

傳朕資質淑茂

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

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

有常發憤惴惴

張晏曰惴誠也惴音口本反惴音平力反信

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

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

卒不克明

師古曰卒終也克能也

往者衆臣見異師古

曰異災異也

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晦昧說天託咎此人

師古曰晦不明也讀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朕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出而試之以彰

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

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

師古曰靡

無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

造端作基非議詆欺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或引幽隱非所宜明

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

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

師古曰信讀曰伸

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

師古曰究竟也明也

其徵堪詣

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

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

尚書五

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

瘖不能言而卒

師古曰瘖音於今反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

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師古曰擿謂指發之

也音吐歷反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

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

遂廢

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

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

蘇林曰三輔多漑灌渠悉

主之故言都水

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兄弟七人

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

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宋祁曰新本觀字下有覽字

詔向

領校中五經秘書

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

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

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

師古曰休美也音許求反他皆類此

向乃集

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

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

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師古曰易下繫

辭之

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

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

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明天命所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存三代也

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

德而敏疾乃來助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

喟然歎曰

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

反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

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師古曰萌與毗同無知之貌○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毗毗二字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

○劉攽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

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

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

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

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微

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

服虔曰厠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厠近霸水帝登

其上以遠望也○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夾二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應劭曰斲

斬也陳施也孟康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

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斲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斲音側畧反

豈可動哉張釋

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

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聞

隙也無可欲謂不實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鑄塞也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大假以為

喻也錮音固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

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

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

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

師古曰在上郡陽周縣

堯葬濟陰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

晉灼曰丘壠冢墳也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師古

曰二妃堯之二女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

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壠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

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子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

之殷湯無葬處

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

又有伊尹冢按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方各十步

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窆宇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

不知其處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

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文畢西於豐三十里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
十里也○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
秦穆公葬於

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櫟里子葬於武庫

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

曰櫟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

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

微孔子葬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古

墓而不墳

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

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

可不識也

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識音式志反○宋祁曰

注文識字下當更有識字

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

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

師古曰事見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師古曰二邑並在秦

山其子死於其間

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孟康

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時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靳反

而號曰

師古曰號

謂哭而且言也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

禮合矣

師古曰事亦見禮記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弟弟

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

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

○宋祁曰浙本體作禮

宋桓司馬為

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

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槨奢泰故激以此言

秦相呂不

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

也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

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

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也

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

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

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

師古曰阿謂山曲也

下錮三泉

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

李奇曰塘中為游戲之館師古曰多人膏為燈燭

○宋祁曰

史記作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械

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

原

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

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

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

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

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

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

其後牧兒亡

羊羊入其鑿

師古曰鑿謂所穿家藏者音在到反

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

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

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

師古曰離遭也

豈不哀哉是故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

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

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

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師古曰小

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也干澗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師古曰宮室如制謂

殖殖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

及魯嚴

公師古曰即莊公也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後嗣再絕

孟康曰謂子般閔公皆殺死也

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

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

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

師古曰埤

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

卒

師古曰卒讀曰猝

功費大萬百餘

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

死者恨於下

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

十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

臣甚惛焉

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

也惛音昏一曰惛古閔字憂病也

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

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下亦同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

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

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

師古曰顧猶反也

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達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

應劭曰撫音規摹之摹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元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撫音義皆同其字

從木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

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

制

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姬好也

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

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

亡者

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嬖音必計反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

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

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

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

災異浸甚

師古曰浸甚也

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

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

末屬繁世蒙漢厚恩

師古曰繁古累字

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

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

言者

師古曰孰誰也

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

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

操權柄持國政

師古曰操執也音千高反

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

六卿

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

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

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

師古曰衍音口旦反剽音匹昭

反解在五行志○劉奉世曰孫林父甯殖子謂弑其君剽乃甯喜也

季氏八佾舞於庭三

家者以雍徹

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六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

皆僭王者之禮

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

師古曰筦

與管同

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解在

五行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

師古曰言

其惡大甚也○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

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

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

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

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

之兆

李奇曰卿當為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師古曰瓚說是

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秦昭王舅穰侯

及涇陽葉陽君

鄭氏曰皆昭王之母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

反

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

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

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

鄭氏曰望夷秦

宮名也應劭曰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間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秦遂

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

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

師古曰席猶因也言若人之坐於席也

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